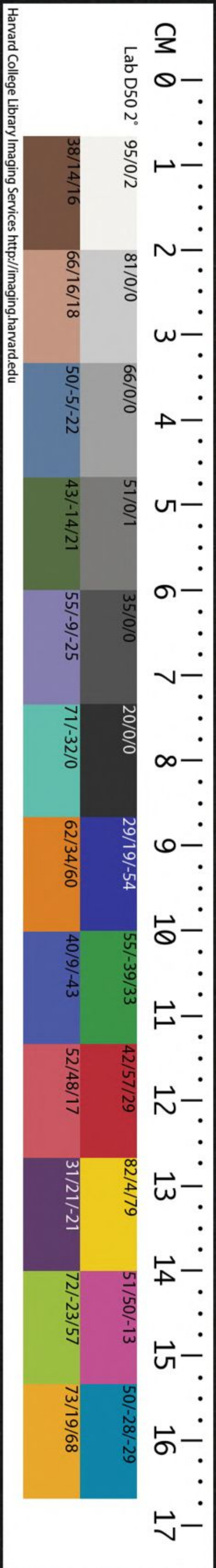


T1042/8621(7)

7

尊
聞
錄
卷
七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OCT 20 1960



尊聞錄卷七

太宗伯漳浦蔡葛山先生鑒定

東安後學曾受一正萬叅述

思謙撫之

男思誠仲實全校

思謐寧之

錄元趙復傳

從元史類編邵平遠續其曾祖父經邦所輯宏簡錄下並同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 太宗二年命太子濶台伐宋德

安嘗拒戰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揚惟中行省

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



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俘籍者輒脫之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竒之復以九族俱殘毀不欲生因與樞言訖斬死樞留宿帳中既覺失復所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行及水際見復披髮徒跣欲自沉樞追止之勸以徒死無益身存則宗祀可延隨我而北保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梗載籍不相通復至燕以所記程朱諸經傳註盡錄付樞燕學徒從遊者常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能導之不對曰宋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父母者世祖悅不強之仕惟中間復議論始嗜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於燕京立周子祠以二

程張楊游朱六子配構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於後別著伊洛發揮標其宗旨又以朱子門人姓氏見諸傳記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意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由是許衡郝經劉因輩皆得其書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

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脩讀易求文王孔子
之用心為勉後家江漢上學者稱江漢先生

愚按趙仁甫尚名倂籍痛戚屬死亡殆盡屢欲求
死不肯北行既非姚樞防閑慰藉則竟效屈原之
自沉洛閩道脈安能傳於北都耶迨隨樞入燕以
所記程朱之道書大廣其傳更能感悟元主不強其
仕而嗜學崇儒許劉革遂聞風而起此真易之所
謂碩果不食者耶道義之重至窮而益尊意天所
寔呵護之矣博易溺心未每喪本學人之通病程
子所以藥上蔡之玩物喪志也仁甫以之規元好
問有旨哉繼往開來仁甫之功誠偉然能降心相
從終始成就如元世祖姚樞君臣亦未可易得也
錄元陳澔傳

陳澔字雲柱江西都昌人父大猷號東齋饒雙峰弟
子也著書傳會通十一卷尤精於禮仕宋為黃州軍

州判官皓承其家學深探禮與著禮記集說其序曰
前聖繼天立極之道莫大於禮後聖垂世立教之書
亦莫先於禮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孰非精神心術之
所寓故能與天地同其節四代損益世遠經殘其詳
不可得聞矣儀禮十七篇戴記四十九篇先儒表章
庸學遂為千萬世道學之源淵其四十九篇之文雖
純駁不同然義之淺深同異誠未易言也鄭氏祖議
緯孔疏惟鄭之從雖有他說不復收載固為可恨然
其灼然可據者不可易也近世應氏集解於雜記大
小記等篇皆闕而不釋噫慎終追遠其闕於人倫世

道非細故。而可畧哉。先君子師事雙峰十有四年。以是經三領鄉書。為開慶名進士。所得於師門講論甚多。中罹煨燼。隻字不遺。不肖孤僭不自量。會萃衍繹。而附以臆見之言。名曰禮記集說。蓋欲以坦明之說。使初學讀之。即了其義。庶幾章句通。蘊奧自見。正不必高為議論。而卑視訓詁之詞也。書成。甚欲就正四方有道之士。而衰年多疾。游歷良艱。姑藏中筭。以俟來哲。治教方興。知禮者或有取焉。亦愚者千慮之一爾。英宗至治二年。記至今。與程朱蔡胡傳義並為制科所宗。

欽定

三

愚按先王之禮。周官儀禮而外。漢儒所記。禮書二百餘篇。多河間獻王所獻。及后蒼曲臺殿。校書所記。傳之。馬融增以戴。刪為八十五篇。小戴又刪為四十六篇。成馬融注。唐孔穎達為之疏。自程朱表章。中鄭康成。為之注。唐孔穎達為之疏。自程朱表章。而巳。其餘雖不能皆醇。然帝王遺制。聖賢矩訓。賴此記以存者。多矣。今周官儀禮。未以試士。而列戴記。為五經。但記中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皆士冠禮者。其投壺奔喪二篇。吳幼清謂是儀。所以釋經。不為禮者。見草廬所纂。次三禮。惜未得見。惟禮正經。集說列於學宮。淵源家學。考據詳明。大體陳雲柱。集說列於學宮。淵源家學。考據詳明。大體得之。為多。若欲窺見全經。致象定說。則有禮義疏。在學。者不可抱殘守缺。而不之。現致令禮錄元金履祥傳。

金履祥字吉父。婺州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

錢武肅王嫌名更金氏幼敏睿父兄稍授之書即能記比長益自策勵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栢從登何基之門基學於黃幹而幹則親承朱子之傳者也自是造詣益邃當宋末遂絕意進取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危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別島難易遠近歷歷如指宋終莫能用德祐初起為史館編校辭弗就屏居金華山中上下岩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事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

訓迪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於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隸不相聞問者十年履祥不惜傾貲營贖之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惟勞問辛苦當何基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之繫於倫常嘗謂司馬光作資治通鑑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於聖人不足傳信乃用邵子皇極經世歷胡氏皇王大紀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采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於通鑑之前勒為書二十卷名通鑑前編其序曰古史

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紀以具事之始末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大事則又合采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載上下百有餘年而武城金縢諸篇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予按竹書紀年載三代以來事迹然詭誕不經今亦不可盡見史記年表起周共和庚申之歲以上則無紀焉歷世寔遠其事往往雜見於他書靡適折衷邇子皇極經世獨紀堯以來起甲辰為編年歷胡氏皇王大紀亦紀甲辰以下之事廣漢張氏

因經世之年頗附以事顧胡過於祥而張失之簡今本之以經翼之以史子傳記附之以諸家之論且考其繫年之故解其辭事辨其疑誤如東萊呂氏大事記而不敢倣其例起帝堯元載止周威烈王二十二年接於資治通鑑名曰前編昔司馬光編輯通鑑先為長編蓋長編不嫌於詳而通鑑則取其要也後之君子或有取於斯焉既成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作也又著尚書表注二卷其序曰書者二帝三王聖賢君臣

之心所以運量警省、經綸通變、敷政施命之文也。君子於此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以誠諸身以措諸事、大之用天下國家、小之為天下國家、用顧不幸不得見帝王之全書、幸而僅存者、又不幸有差誤異同、附會破碎之失、考論不精、則失其事跡之寔、字辭不辨、則失其所以立言之意、書未易讀也。燼於秦、灰於楚、鉗於斯、何偶語挾書之律、久之而伏生之耄言、僅傳孔氏之壁、藏復露、伏生者、漢謂今文、孔壁者、漢謂古文、伏生齊語、易訛、而安國討論未盡、安國雖以伏生之書考古文、不能復以古文之書訂今文、是

以古文多平易、今文多艱澁、今文雖列學宮、而大小夏侯、歐陽又各不同、古文竟漢世不列學宮、後漢劉陶獨推今文三家與古文異同、是正文字七百餘事、號曰中山尚書、不幸而不傳於世、至東晉而古文孔傳始出、至蕭梁而始脩、唐貞觀、悉屏諸家、獨立孔傳、且命孔穎達諸儒為之疏、夫古文比今文固多且正、但其出最後、經師私相傳授、其間豈無傳述、傳會所以大序不類、西京而謂出安國、小序事意多謬、經文而上、誣孔子、朱子傳註諸經、略脩獨書、未及嘗別出小序、辨正疑誤、指其要領、以授蔡氏、而為集傳、諸說

至此有所折衷矣而書成於朱子既沒之後門人語錄未萃之前猶或不無遺漏放失之憾茲表注之作雖為踈畧苟得其綱要無所疑礙則其精詳之蘊固在夫自得之者爾他所著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十七卷成宗大德中卒至正中賜謚文安

愚按金吉父師事王會之繼及何子恭之門故何王之沒並服心喪其始見王告以必先立志而舉胡五峯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數語以此為學之大方則已得聖學之要矣及見何示以理欲之分便當自今始由是志定而居敬窮理之功並致自得於心淡于世榮著尚書表注通鑑前編二書前編一以尚書為主黜外紀等百家之說不足傳信者使

人知取法二帝三王之微言懿行而戒戰國申商之苛法亂政功亦偉矣自朱傳於黃黃傳于何何傳于王何與王並傳于金而金傳于許自宋迄元洛閩之學端緒秩然無異指也

錄元許衡傳

許衡字仲平懷州河內人也世為農父通避地河南生衡于新鄭幼端慤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師讀書何為師曰取科第耳曰如斯已乎師奇之每授書能問其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不凡他日必大過人者吾非其師也固辭去如是數年間凡三更師稍長益嗜學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者游見尚書疏義請就宿手抄以歸既避難岨嶮山始得王弼易註夜

思晝誦言動必揆諸義而後發嘗暑中過河陽喝甚
道有梨衆爭取啖衡獨危坐樹下或問之曰非其有
而取之不義或曰無主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乎轉
魯留魏人見其有德稍稍從之居三年聞亂且定乃
還懷往來河洛間從柳城姚樞得伊洛程氏及新安
朱氏書益大有得尋移家蘓門山與樞及竇默相講
習慨然以斯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一日亡
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責也凡喪祭
娶嫁必徵諸古禮以倡其俗學者浸盛家貧躬耕粟
熟則食不熟則食糠覈菜茹露之泰然有餘即以分

族人及諸生之貧者人有所遺一毫非義弗受也樞
嘗被言入京師以其雪齋居衡命守者館之拒不受
庭有果熟爛墮地童子過之亦不睨視而去世祖出
王秦中徵授京兆提學秦人新脫於兵欲學無師聞
衡至莫不喜幸來學郡縣皆建學校民大化之會世
祖南征乃還懷州學者攀留不得追隨臨潼而歸中
統元年時平素王文統以言利進衡樞輩入侍每言
治亂休戚必以義為本文統患之竇默又日於帝前
排文統學術不正遂疑衡與默為表裏乃奏樞為太
子太師默為太子太傅衡為太子太保陽示尊禮內

寔擯使疎遠默以屢攻文統不中欲依東宮避禍與
 樞同拜命將入謝衡白此不安於義也且禮師傅與
 太子位東西鄉師傅坐太子乃坐公等度能復此乎
 不則師道自我廢也乃相與懷制立殿下五辭得免
 改衡國子祭酒明年謝病歸至元二年帝以安童為
 相年甫二十一謂其未諳機務欲衡輔之復召至俾
 議中書省事衡上書陳時務一曰立國規摹言自古
 得天下者有大規摹規摹既定循其序而行之使無
 過不及焉則治功可期否則心疑目眩變易紛更日
 計有餘而歲計不足未見其可也昔子產相衰周之

列國孔明治西蜀之一隅且有定論而終身由之况
 堂堂天下可無一定之論而妄為之哉古今立國規
 摹雖各不同然其大要在得天下心無他愛與公而
 已愛則民心順公則民心服既順且服於為治也何
 有然開創之始重臣扶功而難制有以害吾公小民
 雜屬而未一有以挾吾愛於此為計其亦難矣自非
 英睿之君賢良之佐未易處也勢雖難制必求其所
 以制衆雖難一必求其所以一前慮却顧因時順理
 予奪進退內主甚堅日晏月摩周旋曲折必使吾之
 愛吾之公達於天下而後已至是則紀綱法度施行

有地。天下雖大。可不勞而理也。夫陸行資車。水行資舟。反之則不能行。幽燕以北。服食宜涼。蜀漢以南。服食宜熱。反之則必有變。以是論之。國家之當行漢法無疑矣。然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驅之。下從臣僕之謀。改就亡國之俗。其勢有甚難者。竊嘗思之。寒之與暑。固為不同。然寒之變暑也。始於微溫。溫而熱。熱而暑。積百有八十二日。而寒始盡。暑之變寒也亦然。山木之根。力可破石。是亦積久之驗也。苟能漸之。摩之。待以歲月。心堅而確。事易而常。未有不可變者。然事有大小。時有遠近。期小事於遠。則遷延虛曠。而無

功。期大事於近。則急迫倉皇。而不達。此創業垂統也。非三十年不可成功。在昔金國初亡。便當議此。顧乃宴安逸豫。養成尾大之勢。祖宗失其機於前。陛下繼其難於後。外事征伐。內撫瘡痍。雖曰守成。實如創業。規摹之定。又難於鄉時矣。惟當齊一吾民之心志。興學練兵。隨時損益。裁為定制。陛下篤信而堅守之。不雜小人。不營小利。不責近效。不恤浮言。則天下之心庶可得。而致治之功庶可成矣。二曰中書大要言中書管天下之務。固不勝其煩。然大要在任人立法而已。近而譬之。髮之在頭。不以手理。而以櫛。食之在器。

不以手取而以七手雖不能自為而能用櫛與七馬是即手之為也。上之用人何以異此。不先有司直欲躬後庶務將見日勤月苦而日愈不暇矣。古人謂得士者昌自用則小意正如此。然人之賢否未能灼知其詳固不敢遽用。或已知其為君子為小人而復畏首畏尾患得患失坐視其弊而不能進退之徒曰知人而不能用人亦何益哉。人莫不飲食也獨膳夫能調五味之和莫不睹日月也獨星家能步虧食之數者得法故也。有馬不能習必使廐人乘之有玉不能治必使玉工雕琢之小物尚爾况天下神器之重可

使不得法者為之耶。夫治人者法也守法者人也。人法相維上安下順而宰職優游廊廟之上不煩不勞此所謂省也。今里巷之談動以古為詬戲不知今日口之所食身之所衣皆古人遺法而不敢違者豈天下國家之大而古人成法顧可違耶。其亦弗思甚矣。用人立法今雖未能遽如古法然已仕者當給俸以養其廉未仕者當寬立條格俾效諸用則失職之怨稍可舒矣。外設監司以察污濫內專吏部以定資歷則非分之求漸可息矣。再任三任抑高而舉下則人才爵位畧可平矣。至於貴家世襲品官任子驅良拔

數之便並續當議之不可緩也。此其大要。須深探古
人所以用人立法之意。推而行之。則何難見之有。若
夫得行與不得行。在上之委任何如。而能行與不能
行。又在執政者得人不得人爾。此非臣之所能及也。
三曰為君難。言生民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
君師。必與以聰明剛斷之姿。厚重包容之量。使首出
庶物。而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以可安
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
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畀以至難之
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為難。而以難處。則難或

可易。不知其為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為
者。孔子謂人之言曰。為君難。則其說由來遠矣。臣請
舉其切要者。款陳於後。其目一踐言。二防欺。三任賢。
四去邪。五得民心。六順天道。大畧謂人君不患出言
之難。而患踐言之難。知踐言之難。則其出言。不容不
慎矣。故有昔之所言。而今日不記。今之所命。而後日
自違者。可否異同。紛更變易。紀綱不得。布法度不得。
立臣下雖欲。勉而竟無所持。循徒汨沒於瑣碎之
中。卒至無補。况因之為弊者。又日新月盛。而不可遏。
在下之人。疑惑驚眩。且議其無法無信至此。此無他。

當至難之地。而以易處之。故也。苟從古者大學之道。以脩身為本。凡一事一言。必求其所以然。與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鮮矣。奈何為人上者。多樂舒肆。為人臣者。每事容悅。容悅本為私也。私心盛。則不畏人矣。舒肆本為欲也。欲心熾。則不畏天矣。以不畏天之心。與不畏人之心合。則其所務者。皆快心事耳。快心。則口欲言而言。身欲動而動。又豈肯兢兢業業。熟思而審處之手。此人君踐言之難。所以難於天下之人也。人之情偽。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

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以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繫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眾寡之辨。寡則易知。眾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以成大智也。故在上者難於知。下而在下者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易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人君居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則以非為是。以是為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則贊其喜。以而恩。鼓其怒。以張勢。惟無愛憎也。有則假其愛。以

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不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若是則進者未必盡君子。退者未必皆小人。予者或無功。而奪者或有功也。以賞罰生殺。鮮有得其正者。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摘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為貴。用人為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干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賢者以公為心。以愛為心。不為利回。不為勢屈。

置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然或遭時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莫之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則人君無由知也。人君雖或知之。而召之命之。汎如廝養。賢者有不屑就矣。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言不見用。則超然引去耳。雖或信用其言。復使小人參預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寔。賢者亦豈甘尺素。以取譏天下後世哉。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尚有難合者焉。人君處崇高之地。大抵樂聞人過。而不樂聞已過。務快已心。而不務

快民心。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其勢難合。况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為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安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自古端人雅士。所以重於進而輕於退者。蓋以此。大禹聖人。聞善即拜。蓋戒禹曰。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人主。宜何如哉。姦邪之人。其設心也險。其用術也巧。惟險也。故千態萬狀。而莫能知。惟巧也。故千蹊萬徑。而莫能禦。人君不察。以誦為恭。以訐為直。以欺為可信。以佞為可近。蓋喜怒愛惡。人主固不能無。然有可者。有不

可者。而姦邪之人。一意迎合。竊其勢以立。已威濟其欲。以結已愛。愛隆於上。威擅於下。大臣不敢議。近親不敢言。毒被天下。而上莫之知。此前人所謂城狐社鼠也。至是而求去之。不亦難乎。雖然。此特人主之不能悟者耳。猶有說焉。如宇文士及之佞。太宗灼見其情。而竟不能斥。李林甫妬賢嫉能。明皇洞見其奸。而卒不能退。邪之惑人。有如此者。可不畏哉。上以誠愛。下以忠報。上有感。必應。理固宜然。然考之往昔。有不可以常情論者。禹抑洪水以救民。其功大矣。啟賢能。敬承繼禹之道。其澤深矣。然一傳而太康失道。萬姓

遠仇而去之。漢高帝起布衣，天下士雲合景從，滎陽之難，紀信至捐生以赴急，人心之歸可見矣。及天下已定，而相聚沙中，有謀反者，此其故何耶？竊嘗思之，民之戴君，本乎天命，初無不順之心也。特由使之失，望使之不平，然後怨怒生焉。禹啓愛天下如赤子，而太康逸豫以滅德，是以失望。漢高以寬仁得天下，及其已定，乃以愛憎行誅賞，是以不平。推是二者，叅較古今，凡有恩澤於民，而民怨且怒者，莫不類此。大抵人君即位之始，多發美言，詔告天下，天下從而悅之，冀有其寔。既而寔不能副，則怨心生焉。人才不甚相

遠。人君特以己之私好，獨厚一人，則其薄者已有疾之之意。况厚其有罪，而薄其有功，人得不怒於心耶？失望之怨，不平之怒，鬱而不解，雖曰愛之，惡在其為愛也。必如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為本，凡一言動也，舉可以為天下法，一賞罰也，舉可以為天下公，則億兆之心，將不求自得。又豈有失望不平之累哉？奈何此道不明，為人君者不喜聞過，為人臣者不敢盡言，合二者之心，以求天下之心，則其難得也固宜。三代而下，稱盛治者，無如漢文景。然考之當時，如日食地震，山崩水潰，長星彗星，孛星之類，未易遽數。前後若

是者。小則水旱。大則亂亡。未有徒然而已者。獨文景克承天心。消弭變異。使四十年海內殷富。且建立漢家。四百年不拔之業。猗與偉哉。未見其比也。秦苦天下久矣。加以漢楚之戰。生民糜滅。戶不過萬。文帝承諸呂變故之餘。專以養民為務。今年下詔勸農桑。明年下詔減租稅。懇愛如此。宜其民心得而和氣應也。臣竊見前年秋。彗出西方。彗出東方。去年冬。彗見東方。復見西方。議者謂當除舊布新。以應天變。臣謂與其妄意揣度。曷若直法文景之恭儉愛民。為理明義正。而可信耶。天之樹君。本為下民。故書曰。天視自我

損乃益之
誤

民視。天聽自我。民聽以是。論之。則天之道。恒在於下。恒在於不足也。君人者。不求之下。而求之高。不求之不足。而求之有餘。斯其所以召天變也。變已生矣。象已著矣。垂宥之機。已萌而不可遏矣。猶且因仍故習。抑其下。而損其不足。謂之順天。不亦難乎。右六者。皆難之目也。舉其要。則修德。用賢。愛民。三者而已。此謂治本。四曰農桑。學校。言古之聖君。必曰堯舜。古之賢臣。必曰稷契。蓋堯舜能知天道。而順承之。稷契又知堯舜之心。而輔贊之。此所以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天地好生而不私。堯舜亦好生而不私。若克明

峻德。至黎民於變。敬授人時。至庶績咸熙。此順承天
道之實也。稷播百穀。以厚民生。契敷五教。以善民心。
此輔贊堯舜之寔也。是義也。出書之首篇。曰堯典舜
典。臣嘗反覆推衍。參之往古。而聖賢之言。無不同驗。
之歷代。而治亂之迹。無不合。蓋此道之行。則民可使
富。兵可使強。人才由之以多。國勢由之以重。臣夙夜
念此。至熟也。今國家徒知歛財之巧。不知生財之由。
徒欲防人之欺。不欲養人之善。徒患法令之難行。不
患法令無可行之地。誠能自今以始。優重農民。勿擾
勿害。盡毆游惰之人。歸之南畝。歲課樹藝。懇諭而督

行之。十年之後。倉盈庫積。當非今日比矣。自上都中
都下。及司縣。皆設學校。使王子以下。至庶人子弟。皆
從事於學。日明父子君臣之大倫。自洒掃應對。以至
平天下之要道。十年以後。上知所以御下。下知所以
事上。上下和睦。又非今日比矣。能是二者。則萬目斯
舉。否則他皆不可期也。是道也。堯舜之道也。孟子曰。
我非堯舜之道。不敢陳於王前。臣愚區區。竊亦願學。
五曰慎微。言天下所以定者。民志定也。民志定。使士
安夫士。農安夫農。工商安夫工商。則在上之人。始有
可安之理。民不安於白屋。必求祿仕。仕不安於卑位。

必求尊榮。四方萬里。輻輳並進。各懷無厭之心。在上
 之人。可不為寒心哉。臣聞取天下者。尚勇敢。守天下
 者。崇退讓。不尚勇敢。則無以取天下。不尚退讓。則無
 以守天下。取也。守也。各有其宜。君人者。不可不審也。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而遽為喜怒。喜怒之
 色。見於貌。喜怒哀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
 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無可怒者。則必悔其怒
 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怒後喜。先喜是。則後之怒非
 也。先怒是。則後之喜非也。號令數變。由於喜怒不節
 之故。是以先王潛心恭默。不易喜怒。其未發也。雖至

近。莫能知其發也。雖至親。莫能移。故號令簡。而無悔
 則。自無不中節矣。人之揣君。必於喜怒。知君之喜怒
 者。莫如近。愛在下。希進之人。往往求託近愛。與之為
 地。甚至無喜生喜。無怒生怒。在上獨以喜之怒之為
 當理。而不知天下四方。譏笑怨謗。正以為不當理也。
 最宜深念。數變已不可。數失信。尤不可。周幽王無道。
 不畏天。不愛民。酒荒色荒。故不恤此。方今無此。何苦
 使人之不信也。書奏帝深嘉納。衡又疏言國家汰省
 冗官。正所以重名器。抑僥倖。厲廉能。其為善政無疑
 也。然言之甚易。為之甚難。蓋人之情。大抵患於得失。

故凡得則喜失則怨所謂已奪者猶可與已與者不可奪正謂此也方其用之之初正當甄別審察不以私親不以賄賂不以權貴重其限而簡用之自無冗長今既濫之於前遽欲黜之於後是恩之在私門者固無恙而怨則歸於上矣其可哉往者既不可復追繼自今當盡改前失使天下之官有定員歲取之人有定數其科舉薦舉考課之法具見前史可考而知也又必重風憲之權任廉能之士使巡行天下糾彈黜陟無一不當則前所謂冗官者日減而新進者無壅庶乎可補前日之失又言兵之於國在古已重在

後世為尤重故樞密之設特與中書對峙號為二府兵興則宰相主之事寧則樞密任事蓋宰相平章軍國兵事可知也而兵之籍則不與樞密兼總兵馬兵籍可掌也而兵之符則不在體統相維無有偏失制雖近代而意寔倣古或謂樞密併於中書合古冢宰總百官意不知古者冢宰止一人而今之為宰輔者動輒數十人此而不古而謂樞密者獨可以古耶國家切務止在得人苟未得徒紛更於事無益也帝以衡多病令五日一至省四年聽歸踰年復召赴闕與太常徐世隆定朝儀儀成帝臨觀甚悅又詔與太

保劉秉忠左丞張文謙定官制衡歷考古今分併統
屬之序舉省部院臺郡縣與夫后妃儲藩百司所聯
屬統制定為圖奏之命集公卿議省院臺行移之體
衡曰中書佐天子總國政院臺宜具呈時商擬在樞
密高鳴在臺皆不樂欲定為咨稟因大言以動衡曰
臺院皆宗親大臣若一忤禍且不測衡曰吾論國制
耳何與於人遂以其言質帝前帝曰朕意亦與衡合
未幾阿合馬領尚書六部事大臣多阿附之衡每議
必正色不少讓其子忽辛有同僉樞密院之請衡執
奏曰國家事權兵民財三者而已今其父典民與財

子又典兵不可帝曰卿慮其反耶對曰彼雖不反此
反道也阿合馬由是啣之亟薦衡宜在中書欲因事
中之俄除左丞衡屢入辭帝命左右掖衡出及闕還
奏曰陛下命去首耶帝笑曰出殿門耳從幸上京論
列阿合馬專權罔上蠹政害民諸事不報因謝病請
解機務帝惻然召其子師可諭舉官自代衡奏曰用
人天子大柄臣下汎論其賢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
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帝久欲開大學
會衡求罷益力乃從其請八年改集賢大學士兼國
子祭酒親擇蒙古弟子俾教之衡聞命喜曰此吾事

也若輩大璞未雕視聽專一苟置之善類中涵養數年必且為國用乃請徵其弟子王梓劉季偉韓思永耶律有尚呂端善姚燧高凝白棟蘓郁姚燉孫安劉安中十二人為齋長時所選弟子皆幼稚衡待之如成人愛之若子出入進退嚴若君臣其為教因覺以明善因明以開蔽相其動息以為張弛課誦少暇即習禮或習書算少者則令習拜跪揖讓進退應對或射或投壺負者罰讀書若干遍久之諸生人人自得尊師敬業下至童子亦知三綱五常為生人之道權臣屢短毀漢法諸生廩食常不敷或稍引去衡請還

懷帝問翰林學士王磐磐曰衡教人有法諸生行可從政此國之大體宜勿令其去竇默為衡懇請乃聽衡還以贊善王恂攝學事耶律有尚蘓郁白棟為助教命守衡學規十三年詔王恂定新歷恂言歷家知數而不知理宜得衡專領乃以前官兼領太史院事召至京衡謂冬至者歷之本而求歷本者在驗氣今所用宋舊儀自汴遷至大都祀垂舛加之歲久規環不叶乃與太史郭守敬等新製儀象圭表十七年歷成上之賜名授時歷頒天下六月以疾益進得請還懷王太子真金請以其子師可為懷孟路總管以便

就養衡家居簡絕人事常課童僕事耕墾動於自治
踰年病革值家祠祭衡曰吾一日未死可不有事祖
考乎扶而起奠獻如常儀既徹家人餽怡如也已而
卒年七十三四方學士聞訃皆聚哭有數千里來號
慟墓下者衡善教其言煦煦雖與童子語如恐傷之
故所至無貴賤賢不肖皆樂從及去人皆哭泣不忍
舍聽其言雖武夫俗士異端之徒無不感悟丞相安
童一見衡語同列曰若輩自謂不相上下蓋十百與
千萬也豈矰繳之可及耶王磐氣概一世少與可獨
見衡曰先生神明也其像贊曰氣和而志剛外圓而

內亦隨時屈伸與道翱翔或躬耕大行之巖或判事
中書之堂布衣蓬茅不為荒涼珪組軒裳不為輝光
虛舟江湖晴雲卷舒尚友千載誰與為徒管幼安王
彥方元魯山陽道州蓋異世而同符者也成宗大德
初追謚文正武宗至大二年加封魏國公仁宗皇慶
二年詔從祀孔子廟庭延祐初立書院於京兆給田
奉祠事名魯齋書院

愚按許魯齋生元初訪蘓門姚樞得趙仁甫所傳
程朱書手寫還家有所心得不知手舞足蹈召日
前學侶使悉棄章句之習從事於小學洒掃應對
以為進學基本篤志力行以身先之伊洛之學遂
廣傳於北方告元世祖以治天下之要惟王道啟
沃之際務以堯舜君民自任十被召旨未嘗不赴

秦不魯齋格
守程朱之教
純乎純者也
廣傳斯道於

北方厥功尤
大以不如不
出訊之真拘
墟之見

然卒不肯枉尺直尋而去雖未能大行其道然使
元世祖知重儒術不愛名爵以起天下之士皆
魯齋先生故之也薛敬軒稱為善學孔子洵非溢
美前輩謂其仕元無能改於其德不如此子洵能
延斯道於不絕與其徒耶律有尚先後主大學推
明聖教儒風為之不振可謂之無能改於其德乎
其不對伐宋之謀謂當脩德以化其民使自歸附
毋戕兩國生靈真可謂仁者之言矣

錄元許謙傳

許謙字益之其先京兆人後由平江徙婺之金華父
觥宋淳祐進士謙生數歲而孤甫能言母陶氏口授
孝經論語八耳輒不忘稍長肆力於學立程自課既
乃受業金履祥之門履祥語之曰士之為學如五味
之在和醢鹽既加則酸醎頓異子來見我已三日而

猶夫人也豈吾之學無以啟發子耶謙聞之惕然履
祥告之曰吾儒之學理一而分殊理不患其不一所
難者分殊耳謙於是致其辨於分之殊而要其歸於
理之一居數年盡得其所傳之與讀四書章句集註
有叢說二十卷其序履祥所著論孟考證曰學以聖
人為準的然必得聖人之心而後可學聖人之事聖
賢之心具在四書而四書之義脩於未子顧其立辭
文約意廣讀者咸得其粗而不能悉究其義或以一
偏之致自異而初亦未離其範圍世之詆訾貿亂務
為新奇者其弊正在此耳余始三四讀自以為瞭然

已而不能無惑久若有得覺其意初不與已異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初矣童而習之白首不知其要領者何限其可以易心求之乎讀毛詩集傳有名物鈔八卷正其音釋攷其度数以補傳之未備仍存其逸義旁采遠引而以已意終之讀書集傳有叢說六卷其觀史有治忽幾微倣史家年經國緯之法起太皞氏迄宋元祐元年秋九月司馬光卒備其世數總其年歲原其興亡著其善惡蓋以為光卒則宋治不可復興誠理亂之幾也故附於續經而書孔子卒之義又有自省編書之所為夜必書之

其不可書者則不為也嘗句讀九經儀禮於其宏綱要領錯簡衍文悉別以鉛黃朱墨意有所明則表而見之其後吳師道購得呂祖謙所定不同者十有三條而已仁宗延祐初隱居東陽八華山學者翕然從之尋開門講學四方人士皆不憚百舍重趂至其教人也以開明心術變化氣質為先嘗曰已或有知使人亦知之豈不快哉或有所問難而詞不能自達則為之言其所欲言而解其所惑討論誦貫終日不倦及門之士著錄者千餘人隨其材分咸有所得獨不以科舉之文授人曰此義利所由分也其處世不膠

於古不流於俗不出閭里四十年播紳先生過者必
即其家存問或訪以典禮政事謙先其會通而為之
折衷聞者無不厭服廉訪使劉庭直副使趙宏偉舉
茂材異等郡復以遺逸應詔皆莫能致晚年獨以身
任正學之重學者以其安危為斯道之隆替焉後至
元三年卒年六十八嘗以白雲山人自號世稱白雲
先生賜謚文懿先是何基王栢及金履祥沒其學猶
未大顯至謙而道益著學者推原統緒以為朱熹世
嫡江浙行省請於朝建四賢書院以奉祠事而列之
學宮

愚按許益之受金吉父之傳致其辨於分之殊即
格物窮理工夫要其歸於全體大用無不全矣
物表裏精粗無不到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全矣
其所謂愈久而所得愈深與已意合者亦大異於
初則洵融洽之候也程朱大儒亦嘗從事於
學特不以之累其心耳在上者設科以取人則甚
其業以應之未為不義然科名利祿之溺人則甚
矣益之故有味乎其言之也

錄元吳澄傳

吳澄字幼清江西崇仁人高祖暄初居咸口里當華
蓋臨川二山間望氣者言其地當出異人澄生前一
夕鄉父老見異氣降其家隣媪夢有物蜿蜒降舍旁
池中旦以告人而澄生三歲教之詩隨口成誦五歲
日記千餘言夜讀書至旦母憂之節其膏火澄候母

履燃火復讀不稍懈既長知用力聖賢之學當宋度宗咸淳六年應鄉貢試以乾合太和萬國寧賦中第二十八名次年春省試下第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平宋樂安鄭松招澄居布水谷著孝經章句校次易書詩春秋周禮儀禮修正大小戴記侍御史程鉅夫奉詔求賢江南徵至京未幾以母老辭歸鉅夫請置澄所著書於國子監以資學者朝廷命有司即其家錄上成宗元貞初澄遊洪都經歷郝文迎至郡學日聽誦論錄其問答數千言時元明善為行省掾以文學自負嘗問澄諸經與義嘆曰與吳先生言如探淵海

遂執弟子禮終身左丞董士選延之至家親執饋食曰先生天下士也既入朝薦澄有道擢應奉翰林文字有司敦勸再三乃至而代者已到官澄即日南歸未幾除江西儒學副提舉居三月以疾去官武宗至大初召為國子監丞先是許衡為祭酒始以朱子小學等書授弟子久之漸失其舊澄至且燃燭堂上諸生以次受業日是退燕居之室執經問難者踵至夜分雖寒暑不易仁宗皇慶初遷司業用宋程純公學校奏疏胡文定公六學教法朱文公學校貢舉私議約之為教法四條一曰經學二曰行寔三曰文藝四

曰治事未及行忽一日謝去諸生有不謁告而從之南者旋以集賢直學士召乘驛來京次真川疾作遽還英宗即位徵拜翰林直學士會勅寫金字藏經詔澄為序澄曰主上寫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迴之事彼習其教者猶或不言不過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致與沙虫同類其徒遂創薦拔之說以惑世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國初以來凡寫經追薦不知幾舉若未效是無佛法矣若已效是誣其祖

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遂止泰定元年初開經筵首命澄為講官詔作太廟議者習見同堂異室之制乃作十三室有司疑於昭穆失次命在廷集議澄曰世祖混一天下悉攷古制而行之者天子七廟廟冬為宮太祖居中左三廟為昭右三廟為穆昭穆神主各以次遞遷其廟之宮頗如今之中書六部夫省部之設亦倣金宋豈以宗廟叙次而不攷古乎有司憚於更張竟如舊次時澄已有去志會脩英宗實錄受命總裁居數月書成未上即移疾不出中書左丞許師敬奉旨賜宴國史院仍致朝廷勉留意宴罷亟

命小車出都遣官驛追之不及既還山四方來學者不下千人每日端坐拱手答問斐亶使人渙若水釋初澄弱冠時常著說曰道之大原出於天神聖繼之堯舜而上其元也堯舜而下其亨也洙泗邠魯其利也濂洛關閩其貞也分而言之上古則羲皇其元堯舜其亨禹湯其利文武周公其貞乎中古之統仲尼其元顏曾其亨子思其利孟子其貞乎近古之統周子其元程張其亨朱子其利也孰為今日之貞子未之有也然則終無所歸哉其早以斯文自任如此於易書詩春秋各有纂言又作三禮序訂孝經定奉舍

詳味教語竟似左袒陸氏不止彌合朱陸而已

古今文分經一章傳十二章嘗為學者言朱子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弊必偏於言語訓釋之末其序子靜語錄曰道在天地間今古如一人當反之於身不待外求也先生之教人以是豈不至易至簡而切寔哉不求諸己之身而求諸人之言此先生之所大憫也議者遂以澄為陸氏之學焉所居草屋數椽程鉅夫題曰草廬故學者稱草廬先生天歷三年文宗以澄耆老特命其子京為撫州教授以便奉養卒年八十五追封臨川郡公謚文正

蔡云二語既
朱子自言似
可不必深辨
陸說專是尊
德性事遺却
道問學一邊
便是病不必
併尊德性而
亦闢其非朱
說道問學居
多原為下學
入手說法却
說多了非謂
朱子並不尊
德性也二語

於朱陸身分
自見至吳本
宗陸不能為
之語也

愚按吳文正著說謂近古之統周子元程張亨朱
觀其利欲自任以貞厥志曰大矣議者謂其為陸學然
至夜分又叙次易書詩春秋編成諸生執經問難踵
與陸子六經皆我註脚以讀之書窮理為義外據詳
者異矣特其言朱子道問學蓋朱子守定程子靜以
尊德性為主未為知朱道問學之涵養須用敬進學
涵養須用敬進學在致知兩言涵養即尊德性致知
知即道問學朱子原自謂其道問學之涵養即尊德
知正心誠意四字今謂其道問學之涵養即尊德性
只正心誠意四字今謂其道問學之涵養即尊德性
之內別乎靜認心為性故雖聖賢言出者多可謂
不知自心說出者多便指為性外雖聖賢言出者多
之正理雖不離乎氣質而實不雜乎氣質也於天
虞廷十有六字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一惟精惟一
執厥中今只聽其任心而用出謂識得一惟精惟一
法流出更無許多事全不用着精以察之朱子答項
平父書嘗謂子靜所說專是尊德性事其平父書嘗
論却是道問學上多說了或以為此本朱子之自言

非吳公証之不知朱子本虛衷無我故謂當反身
用力去短集長兼陸能斷除物欲亦尊德性之事
朱子見其毅然有立屢屢謙已以致之又類書以
規之而陸之執朱子愈甚後乃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絕之不得執朱子愈甚後乃以各尊所聞各行所知
定二人之學也後之談朱陸異同者率本蘆此
言故不致辨焉前明嘗以其忘宋仕元罷祀
亦春秋責備賢者之意但吳在宋未履顯仕不當
深議也

錄明史薛瑄傳

薛瑄字德明河津人父貞洪武初領鄉薦為元氏教
諭毋齊夢一紫衣人謁見已而生瑄性穎敏甫就塾
授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及貞改任滎陽瑄侍
行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司竒之既而聞

高密魏希文海寧范汝舟深於理學貞乃並禮為瑄
師由是盡焚所作詩賦究心洛閩淵源至忘寢食後
貞復改官鄆陵瑄補鄆陵學生遂舉河南鄉試第一
時永樂十有八年也明年成進士以省親歸居父喪
悉遵古禮宣德中服除擢授御史三楊當國欲見之
謝不往出監湖廣銀場日探性理諸書學益進以繼
母憂歸正統初還朝尚書郭璉舉為山東提學僉事
首揭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延見諸生親為講授才
者樂其寬而不才者憚其嚴皆呼為薛夫子王振語
三楊吾鄉誰可為京卿者以瑄對召為大理左少卿

三楊以用瑄出振意欲瑄一往見李賢語之瑄正色
曰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其後議事東閣公
卿見振多趨拜瑄獨屹立振趨揖之瑄亦無加禮自
是銜瑄指揮某死妾有色振從子山欲納之指揮妻
不肯妾遂訐妻毒殺夫下都察院訊已誣服瑄及同
官辨其寃三却之都御史王文承振旨誣瑄及左右
少卿賀祖嗣顧惟敬等故出人罪振復諷言官劾瑄
等受賄並下獄論瑄死祖嗣等未減有差繫獄待決
瑄讀易自如子三人願一子代死二子充軍不允及
當行刑振蒼頭忽泣於爨下問故泣益悲曰聞今日

薛夫子將刑也振大感動會刑科三覆奏兵部侍郎
王偉亦申拯乃免景帝嗣位用給事中程信薦起大
理寺丞也先入犯分守北門有功尋出督貴州軍餉
事竣即乞休學士江淵奏留之景泰二年推南京大
理寺卿富豪殺人獄久不決瑄執寘之法召改北寺
蘓州大饑貧民掠富豪粟火其居蹈海避罪王文以
閣臣出視坐以叛當死者二百餘人瑄力辨其誣文
憲曰此老倔強猶昔然卒得減死屢疏告老不許英
宗復辟拜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入閣預機務
王文于謙下獄下羣臣議石亨等將置之極刑瑄力

言於帝後二日文謙死獲減一等帝數見瑄所陳皆
闕君德事已見石亨曹吉祥亂政疏乞骸骨帝心重
瑄微嫌其老乃許之歸瑄學一本程朱其修己教人
以復性為主充養邃密言動咸可法嘗曰自考亭以
還斯道已大明無煩著作直須躬行耳有讀書錄二
十卷平易簡切皆自其所得學者宗之天順八年
六月卒年七十有六贈禮部尚書謚文清宏治中給
事中張九功請從祀文廟詔祀於鄉已給事中楊廉
請頒讀書錄於國學俾六館誦習且請祠名詔名正
學隆慶六年允廷臣請從祀先聖廟庭

愚按薛文清之學以復性為務嘗謂太極者即吾
 仁義禮智之性為學而不為性非學也故惓惓以
 此教人曰此程朱吃緊為人處非學也故惓惓以
 所先悞矣英宗復辟入贊機務所陳皆正心誠意
 之義為會試考官錄序亦以正學復性為言同列
 請易之文清答以平生所學惟此數字其與考亭
 之本所學以正君先後一轍皆不肯稍貶其道者
 也其百折不回之槩自是負天地剛大之氣不止
 如呂涇野所謂獨而有餘者太極不離乎陰陽
 陽合散無非定理之通復讀書錄中所言氣有聚
 散理無聚散之說羅整菴嘗疑之然其所契悟而
 心得者深矣其門人閻錫周蕙致躬行一悟如
 其師蕙門人薛敬之敬之門人呂柟亦最著克傳
 其學云

錄明史胡居仁傳

胡居仁字叔心餘干人聞吳與弼誦學崇仁往從之
 游絕意仕進其學以主忠信為先以求放心為要搯

而勿失莫若敬因以敬名其齋端莊凝重對妻子如
 嚴賓手置一冊詳書得失用自程考鶉衣簞食晏如
 也築室山中四方來學者甚眾皆告之曰學以為已
 勿求人知語治世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
 所著有居業錄蓋取修辭立誠之義每言與吾道相
 似莫如禪學後之學者誤認存心多流於禪或欲屏
 絕思慮以求靜不知聖賢惟我慎恐懼自無邪思不
 求靜未嘗不靜也故卑者溺於功利高者驚於空虛
 其患有二一在所見不真一在工夫間斷嘗作進學
 箴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力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

措之家齊國治聖人能事畢矣居仁性行淳篤居喪
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入寢門與人語終日不及
利祿與羅倫張元禎友善數會于弋陽龜峯嘗言陳
獻章學近禪悟莊景詩止豪曠此風既成為害不細
又病儒者撰述繁蕪謂朱子註參同契陰符經皆不
作可也督學李齡鍾成相繼聘主白鹿書院過饒城
淮王請誦易傳待以賓師之禮是時吳與弼以學名
於世受知朝廷然學者或有間言居仁閣修自守布
衣終其身人以為薛瑄之後粹然一出於正居仁一
人而已卒年五十一萬歷十三年從祀孔廟復追謚

門人余祐最著明史附傳末

文敬

愚按胡敬齋用力持敬與程門之尹和靖同謂端
莊整肅嚴威儼恪是敬之純一頭是敬之無間斷
之接續靈主一無適湛然純一之效驗靈今人無
惺惺不昧精神不亂是敬慮之效驗靈今人無
上做工夫只去過絕思慮把捉拘制以求靜虛所
以入於空虛不知敬則心自存不必把捉拘制則
則心自靜不必去求靜靈靜不是無心無心則忘
也與陳白沙同出吳康齋之門而病陳學近禪悟
謂其病皆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教雖多言學空
靈之病皆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教雖多言學空
心靈之病皆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教雖多言學空
人靈之病皆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教雖多言學空
禽靈之病皆忘勿助之指為亂苗之教雖多言學空
用功便入于空靈遇自正學不明學流功利雜霸
張克修稱其學以窮理盡性至命為期而一主于
敬故有所依據以為之地其於斯理洵體認親切
一反求身心以得之者矣門人亦有所依據以為之
辨王陽明朱子晚年定論之非亦有所依據以為之

余云四語切
中末學之病

錄明史王守仁傳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父華字德輝成化十七年進士第一授修撰宏治中累官學士少詹事華有器度在講幄最久孝宗甚眷之李廣貴幸華誦大學衍義至唐李輔國與張后表裏用事指陳甚切帝命中官賜食勞焉正德初進禮部左侍郎以守仁忤劉瑾出為南京吏部尚書坐事罷旋以會典小誤降右侍郎瑾敗乃復故無何卒華性孝母岑年踰百歲卒華已年七十餘猶寢苦蔬食士論多之守仁娘十四月而生祖母夢神人白雲中送兒下因名雲五歲不能言

異人拊之更名守仁乃言年十五訪客居庸山海關時闌出塞縱觀山川形勝弱冠舉鄉試學大進顧益好言兵且善射登宏治十二年進士使治前威寧伯王越墓還而朝議方急西北邊守仁條八事上之尋授刑部主事決囚江北邊引疾歸起補兵部主事正德元年冬劉瑾逮南京給事中御史戴銑等二十餘人守仁抗章救瑾怒廷杖四十謫貴州龍場驛丞龍場萬山叢薄苗獠雜居守仁因俗化導夷人喜相率伐木為屋以棲守仁瑾誅量移廬陵知縣入覲遷南京刑部主事吏部尚書楊一清改之驗封屢遷考功

郎中擢南京太僕少卿就遷鴻臚鄉兵部尚書王瓊
素奇守仁才十一年八月擢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
當是時南中盜賊蜂起謝志山據橫水左溪桶岡池
仲容據湫頭皆稱王與大庾陳曰能樂昌高快馬柳
州龔福全等攻剽府縣而福建大帽山賊詹師富等
又起前巡撫文森托疾避去志山合樂昌賊掠大庾
攻南康贛州贛縣主簿吳玘戰死守仁至知左右多
賊耳目乃呼老黠隸詰之隸戰栗不敢隱因賞其罪
令訶賊賊動靜無勿知於是檄福建廣東會兵先討
大帽山賊明年正月督副使胡璉等破賊長富村逼

之象湖山指揮覃桓縣丞紀鏞戰死守仁親率銳卒
屯上杭佯退師出不意搃之連破四十餘寨俘斬七
千有奇指揮王鎧等擒師富疏言權輕無以令將士
請給旗牌提督軍務得便宜從事尚書王瓊奏從其
請乃更兵制二十五人為伍伍有小甲二伍為隊隊
有總甲四甲為哨哨有長協哨二佐之二哨為營營
有官叅謀二佐之三營為陣陣有偏將二陣為軍軍
有副將皆臨事委不命於朝副將以下得遞相罰治
其年七月進兵大庾志山乘間急攻南安知府季敷
擊敗之副使楊璋等亦生繫曰能以歸遂議討橫水

左溪十月都指揮許清贛州知府邢珣寧都知縣王天與各一軍會橫水數及守備鄭文汀州知府唐淳縣丞舒富各一軍會左溪吉安知府伍文定程鄉知縣張戩遇其奔軼守仁自駐南康去橫水三十里先遣四百人伏賊巢左右進軍逼之賊方迎戰兩山舉幟賊大驚謂官軍已盡犁其巢遂潰乘勝克橫水志山及其黨蕭貴模等皆走桶岡左溪亦破守仁以桶岡險固移營近地諭以禍福賊首藍廷鳳等方震恐見使至大喜期仲冬朔降而珣文定已冒雨奪險入賊阻水陣珣直前搏戰文定與戩自右出賊倉卒敗

走遇淳兵又敗諸軍破桶岡志山貴模廷鳳面縛降凡破巢八十有四俘斬六千有奇時湖廣巡撫秦金亦破福全其黨千人突至諸將擒斬之乃設崇義縣於橫水控諸徭還至贛州議討泃頭賊初守仁之平師富也龍川賊靈珂鄭志高陳英咸請降及往橫水泃頭賊將黃金巢亦以五百人降獨仲容未下橫水破仲容始遣弟仲安來歸而嚴為戰守備詭言珂志高讐也將襲我故為備守仁佯杖繫珂等而陰使珂弟集兵待遂下令散兵歲首大張燈樂仲容信且疑守仁賜以節物誘入謝仲容率九十三人營教場而

自以數人入謁守仁呵之曰若皆吾民屯於外疑我乎悉引入祥符宮厚飲食之賊大喜過望益自安守仁留仲容觀燈樂正月三日大享伏甲士於門諸賊入以次悉擒斬之自將抵賊巢連破上中下三泐斬馘二千有奇餘賊奔九連山山橫亘數百里陡絕不可攻乃簡壯士七百人衣賊衣奔崖下賊招之上官軍進攻内外夾擊擒斬無遺乃於下泐立平和縣置戍而歸自是境內大定初朝議賊勢強發廣東湖廣兵合勦守仁上疏止之不及桶岡既滅湖廣兵始至及平泐頭廣東尚未承檄守仁所將皆文吏及偏裨

小校平數十年巨寇遠近驚為神進右副都御史于世襲錦衣衛百戶再進千戶十四年六月命勘福建叛軍行至豐城而寧王宸濠反知縣顧佖以告守仁急趨吉安與伍文定徵調兵食治器械舟楫傳檄暴宸濠罪俾守令各率吏士勤王都御史王懋中編脩鄒守益副使羅循羅欽德郎中曾直御史張鰲山周魯評事羅僑同知郭祥鵬進士郭持平降謫驛丞王思李中咸赴守仁軍御史謝源伍希儒自廣東還守仁留之紀功因集衆議曰賊若出長江順流東下則南都不可保吾欲以計撓之少遲旬日無患矣乃多

遣間諜檄府縣言都督許泰邵永將邊兵都督劉暉桂勇將京兵各四萬水陸並進南贛王守仁湖廣秦金兩廣楊旦各率所部合十六萬直擣南昌所至有司缺供者以軍法論又為蠟書遺偽相李士寔劉養正叙其歸國之誠令從史早發兵東下而縱諜洩之宸濠果疑與士寔養正謀則皆勸之疾趨南京即大位宸濠益大疑十餘日詢知中外兵不至乃悟守仁給之七月壬辰朔留宜春王拱樛居守而劫其衆六萬人襲下九江南康出大江薄安慶守仁聞南昌兵少則大喜趨樟樹鎮知府臨江戴德孺袁州徐璉贛

州邢珣都指揮奈思通判瑞州胡堯元童琦撫州鄒璉安吉談儲推官王瑋徐文英知縣新淦李美泰和李楫萬安王冕寧都王天與各以兵來會合八萬人號三十萬或請救安慶守仁曰不然今九江南康已為賊守我越南昌與相持江上二郡兵絕我後是腹背受敵也不如直搗南昌賊精銳悉出守備虛我軍新集氣銳攻必破賊聞南昌破必解圍自救逆擊之湖中蔑不勝矣衆曰善已酉次豐城以文定為前鋒先遣奉新知縣劉守緒襲其伏兵庚戌夜半文定兵抵廣潤門守兵駭散辛亥黎明諸軍梯縵登縛拱樛

等宮人多焚死軍士頗殺掠守仁戮犯令者十餘人
宥脅從安士民慰諭宗室人心乃悅居二日遣文珣
璉德孺各將精兵分道進而使堯元等設伏宸濠果
自安慶還兵乙卯遇於黃家渡文定當其前鋒賊趨
利珣統出賊背貫其中文定思乘之璉德孺張兩翼
分賊勢堯元等伏發賊大潰退保八字腦宸濠懼盡
發南康九江兵守仁遣知府撫州陳槐饒州林城取
九江建昌曾璵廣信周朝佐取南康丙辰復戰官軍
却守仁斬先却者諸軍殊死戰賊復大敗退保樵舍
聯舟為方陣盡出金寶犒士明日宸濠方晨朝其群

臣官軍奄至以小舟載薪乘風縱火焚其副舟妃婁
氏以下皆投水死宸濠舟膠淺倉卒易舟遁王冕所
部兵追執之士寔養正及降賊按察使楊璋等皆就
禽南康九江亦下凡三十五日而賊平京師聞變諸
大臣震懼王瓊大言曰王伯安居南昌上游必擒賊
至是果奏捷帝時已親征自稱威武大將軍率京邊
驍卒數萬南下命安邊伯許泰為副將軍偕提督軍
務太監張忠平賊將軍左都督劉暉將京軍數千泝
江而上抵南昌諸嬖倖故與宸濠通守仁初上宸濠
反書因言覬覦者非特一寧王請除奸諛以回天下

豪傑心諸嬖倖皆恨宸濠既平則相與媚功且懼守仁見天子發其罪競為蜚語謂守仁先與通謀慮事不成乃起兵又欲令縱宸濠湖中待帝自擒守仁乘忠泰未至先俘宸濠發南昌忠泰以威武大將軍檄邀之廣信守仁不與問道趨玉山上書請獻俘止帝南征不誅至錢唐遇太監張永永提督贊畫機密軍務在忠泰輦上而故與楊一清善除劉瑾天下稱之守仁夜見永頌其賢因極言江西困敝不堪六師擾永深然之曰永此來為調護聖躬非邀功也公大勛永知之但事不可直情耳守仁乃以宸濠付永而身

至京口欲朝行在聞巡撫江西命乃還南昌忠泰已先至恨失宸濠故縱京軍犯守仁或呼名嫚罵守仁不為動撫之愈厚病予藥死予棺遭喪於道必停車慰問良久始去京軍謂王都堂愛我無復犯者忠泰言寧府富厚甲天下今所蓄安在守仁曰宸濠異時盡以輸京師要人約內應籍可按也忠泰故嘗納宸濠賄者氣懾不敢復言已輕守仁文士強之射徐起三發三中京軍皆歡呼忠泰益沮會冬至守仁命居民巷祭已上塚哭時新喪亂悲號震野京軍離家久聞之無不泣下思歸者忠泰不得已班師比見帝與

紀功給事中祝續御史章論諛毀百端獨永時時左
右之忠揚言帝前曰守仁必反試召之必不至忠泰
屢矯旨召守仁守仁得永密信不赴及是知出帝意
立馳至忠泰計沮不令見帝守仁乃入九華山日晏
坐僧寺帝覘知之曰王守仁學道人聞召即至何謂
反乃遣還鎮令更上捷音守仁乃易前奏言奉威武
大將軍方畧討平叛亂而盡入諸嬖倖名江彬等乃
無言當是時諛邪搆煽禍變叵測微守仁東南事幾
殆世宗深知之甫即位趨召入朝受封而大學士楊
廷和與王瓊不相能守仁前後平賊率歸功瓊廷和

不喜大臣亦多忌其功會有言國哀未畢不宜舉宴
行賞者因拜守仁南京兵部尚書守仁不赴請歸省
已論功封特進光祿大夫柱國新建伯世襲歲祿一
千石然不予鐵券歲祿亦不給諸同事有功者惟吉
安守伍文定至大官當上賞其他皆名示遷而陰絀
之廢斥無存者守仁憤甚時己丁父憂屢疏辭爵乞
錄諸臣功咸報寢免喪亦不召久之所善席書及門
人方獻夫黃綰以議禮得幸言於張璉桂萼將召用
而費宏故銜守仁復沮之屢推兵部尚書三邊總督
提督團營皆弗果用嘉靖六年思恩田州土酋盧蘇

王受反總督姚鎮不能定乃詔守仁以原官兼左都御史總督兩廣兼巡撫綰因上書訟守仁功請賜鐵券歲祿並叙討賊諸臣帝咸報可守仁在道疏陳用兵之非且言思恩未設流官土酋歲出兵三千聽官征調既設流官我反歲遣兵數千防戍是流官之設無益可知且田州隣交趾深山絕谷悉猺獞盤據必仍設土官斯可藉其兵力為屏蔽若改土為流則邊鄙之患我自當之後必有悔章下兵部尚書王時中條其不合者五常令守仁更議十二月守仁抵潯州會巡按察史石金定計招撫悉散遣諸軍留永順保

靖土兵數千解甲休息蘓受初求撫不得聞守仁至益懼至是則大喜守仁赴南寧二人遣使乞降守仁令詣軍門二人竊議曰王公素多詐恐給我陳兵入見守仁數二人罪杖而釋之親入營撫其衆七萬奏聞於朝陳用兵十害招撫十善因請復設流官量割田州地別立一州以岑猛次子邦相為吏目署州事俟有功擢知州而於田州置十九巡檢司以蘓受等任之並受約束於流官知府帝皆從之斷藤峽猺賊上連八寨下通仙臺花相諸洞蠻盤亘三百餘里郡邑罹害者數十年守仁欲討之故留南寧罷湖廣兵

示不再用伺賊不備進破牛腸六寺等十餘寨峽賊
悉平遂循橫石江而下攻克仙臺花相白石古陶羅
鳳諸賊令布政使林富率蕪受兵直抵八寨破石門
副將沈希儀邀斬軼賊盡平八寨始帝以蕪受之撫
遣行人奉璽書獎諭及奏斷藤峽捷則以手詔問閣
臣楊一清等謂守仁自誇大且及其生平學術一清
等不知所對守仁之起由總夢薦夢故不善守仁以
總強之後夢長吏部總入內閣積不相下夢暴貴喜
功名風守仁取交趾守仁辭不應一清雅知守仁而
黃綰嘗上疏欲令守仁入輔毀一清一清亦不能無

移憾夢遂顯詆守仁征撫交失賞格不行獻夫及霍
韜不平上疏爭之言諸瑤為患積年初嘗用兵數十
萬僅得一田州旋復召寇守仁片言馳諭思田稽首
至八寨斷藤峽賊阻深巖絕岡國初以來未有輕議
勦者今一舉蕩平若拉枯朽議者乃言守仁受命征
思田不受命征八寨夫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利
社稷專之可也况守仁固承認得便宜從事者乎守
仁討平叛藩忌者誣以初同賊謀又誣其輦載金帛
當時大臣楊廷和喬宇飾成其事至今未白夫忠如
守仁有功如守仁一屈於江西再屈於兩廣臣恐勞

胡敬齋謂姜克貞分明是禪學

臣仄心將士解體後此疆圉有事誰復為陛下任之
帝報聞而已守仁已病甚疏乞骸骨舉勛陽巡撫林
富自代不俟命竟歸行至南安卒年五十七喪過江
西軍民無不縞素哭送者守仁天姿異敏年十七謁
上饒委諒與論朱子格物大指還家日端坐誦讀五
經不苟言笑游九華歸築室陽明洞中泛濫二氏學
數年無所得謫龍場窮荒無書日繹舊聞忽悟格物
致知當自求諸心不當求諸事物喟然曰道在是矣
遂篤信不疑其為教專以致良知為主謂宋周程二
子後惟象山陸氏簡易直捷有以接孟氏之傳而朱

子集註或問之類乃中年未定之說學者翕然從之
世遂有陽明學云守仁既卒桂萼奏其擅離職守帝
大怒下廷臣議萼等言守仁事不師古言不稱師欲
立異以為高則非朱熹格物致知之論知衆論之不
予則為朱熹晚年定論之書號召門徒互相倡和才
美者樂其任意庸鄙者借其虛聲傳習轉訛背謬彌
甚但討捕牽賊擒獲叛藩功有足錄宜免追奪伯爵
以章大信禁邪說以正人心帝乃下詔停世襲卹典
俱不行隆慶初廷臣多頌其功詔贈新建侯謚文成
三年予世襲伯爵既又有請以守仁與薛瑄陳獻章

同從祀文廟者帝獨允禮臣議以瑄配及萬歷十二年御史詹事誨申前請大學士申時行等言守仁言致知出大學良知出孟子陳獻章主靜沿宋儒周敦頤程顥且孝友出處如獻章氣節文章功業如守仁不可謂禪誠宜崇祀且言胡居仁純心篤行衆論所歸亦宜並祀帝皆從之終明之世從祀者止守仁等四人始守仁無子育弟子正憲為後晚年生子正億二歲而孤既長襲錦衣副千戶隆慶初襲新建伯萬歷五年卒子承勛嗣督漕運二十年子先進無子將以弟先達子業宏繼先達妻曰伯無子爵自傳吾夫

由父及子爵安往先進怒因育族子業洵為後及承勛卒先進未襲死業洵自以非嫡嗣終當歸爵先達且虞其爭乃謗先達為乞養而別推承勛弟子先通當嗣屢爭於朝數十年不決崇禎時先達子業宏復與先通疏辨而業洵兄業浩時為總督所司懼忤業浩竟以先通嗣業宏憤持疏入禁門訴自刎不殊執下獄尋釋先通襲伯四年流賊陷京師被殺守仁弟子盈天下其有傳者不復載惟冀元亨嘗與守仁共患難冀元亨字惟乾武陵人篤信守仁學舉正德十一年鄉試從守仁於贛守仁屬以教子宸濠懷不軌

而外務名高貽書守仁問學守仁使元亨往宸濠語挑之佯不喻獨與之論學宸濠目為癡他日誦西銘反覆君臣義甚悉宸濠亦服厚贈遣之元亨反其贈於官已宸濠敗張忠許泰誣守仁與通詰宸濠言無存忠等詰不已曰獨嘗遣冀元亨論學忠等大喜榜元亨加以炮烙終不承械繫京師詔獄世宗嗣位言者交白其冤出獄五日而卒元亨在獄善待諸囚若兄弟囚皆感泣其被逮也所司繫其妻李李無怖色曰吾夫尊師樂善豈他慮哉獄中與二女治麻枲不輟事且白守者欲出之曰未見吾夫出安往按察諸

婦聞其賢召之辭不赴已就見則囚服見手不釋麻枲問其夫學曰吾夫之學不出閨門衽席間聞者悚然

贊曰王守仁始以直節著比任疆事提弱卒從諸書生掃積年逋寇平定孽藩終明之世文臣用兵制勝未有如守仁者也當危疑之際神明愈定智慮無遺雖由天資高其亦有得於中者與矜其勦獲標異儒先卒為學者譏守仁嘗謂胡世寧少誦學世寧曰某恨公多誦學耳桂萼之議雖出於媚嫉之私抑流弊實然固不能以功多為諱矣

私意耶窮故猖狂恣肆隔于無忌憚之歸妄詆朱子
誠格物窮理之則并孔博而後約虞廷之精而後一陽明欲
誠朱子則篤實難通於是行又詆之可也先後一誠也
病其真切篤實難通於是行又詆之可也先後一誠也
知其可明類然舜舜之智而後道明覺精察之仁而
後道可明類然舜舜之智而後道明覺精察之仁而
行非好問好察以行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善乃見其明非然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得乃見其明非然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也即行也思即行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明祖述也山者即行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易直捷有象以接也與服膺弗失為明也擇乎中庸
是那能視聽言動之謂宗周程也則子素也至謂問即
為性為理與佛家作用是性答蕭惠書云汝心却
陸原靜書云佛氏本來面目即覺是性天理云汝心却
又謂自家知覺便得即佛是性天理云汝心却
門是謂自家知覺便得即佛是性天理云汝心却
護不肯認禪也陸王之學求諸心而不求諸理聖

愚按王陽明學以致良知為主嘗與曰其徒錢德洪
王畿證有道於天泉橋上立為四句宗惡是良善無
心之體有善有惡謂之性無善無惡謂之心惟危道
去惡是格物告子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謂之心惟
理也所謂舜禹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謂之心惟
以立教矣舜禹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謂之心惟
謂心即理是道心只有道人心無惟危道心惟危
即善無惡也中庸故指之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
學之格致即功也庸故指之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
實廷格致之功也庸故指之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
誠也聖人禮之訓發更無私意障也庸故指之曰惡
無私意障也庸故指之曰惡謂之心性無善無惡
不無以歸于正也致知格物之功也庸故指之曰惡
而無別經于無此復贅之語且特以朱子致格者與
為義外謂存天理此即復贅之語且特以朱子致格者
知窮無窒礙者為是理即復贅之語且特以朱子致格
知窮無窒礙者為是理即復贅之語且特以朱子致格

蔡云二語只是贊詞悲淫
陽意不如此
涇陽非能盡
晚陽明窠臼
者

賢之學不獨求諸心而必求諸心之理程子所以
謂釋氏本心吾儒本天也世俗沉溺利名固不足
道至於此故顧涇陽深關漢唐所謂大儒亦未免
喪志于程朱沒而記誦文辭之習熾使人知性
其功謂求者王成也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
之當返求庶幾乎視俗儒之不知返求者則有
賜文成其庶幾乎視俗儒之不知返求者則有
求之不得其功可以視俗儒之不知返求者則有
矣故吾謂其功可以視俗儒之不知返求者則有
而雜也竊嘗平心而論之謂人無本之學亦
事變惟于吾心良知一微察之其言與孟子無
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大本指致良知非
但其謂良知窮理為義外純用素無讀之良知則
本指以讀書窮理為義外純用素無讀之良知則
明不如此子貢安能億則屢中耶素無讀之良知則
功則心如昏鑑馬能察理中又安可概之常人耶
變亦能屢中而未必能悉理中又安可概之常人耶
夫萬物並生於天地之間萬理同出于乾坤所貴乎格
物致知者究極乎分之殊乃會通于理之一繫辭

所謂言天下之至賾而不可惡也何者天下無性
外之物明道所謂以外牽已而從之是性
性為有內外而不可免于絕物以外牽已而從之是
學簡易直捷不知其陷于絕物以外牽已而從之是
朱子至敬二字尤為其害道其徒王龍溪等遂不顧
行檢至其倡為朱子晚年定論之說則程啟皦陳
清瀾辨之已詳亦早具于羅整菴往復書中矣

錄明史陳獻章傳

陳獻章字公甫新會人舉正統十二年鄉試再上禮
部不第從吳與弼講學居半載歸讀書窮日夜不輟
築陽春臺靜坐其中數年無戶外跡久之復游太學
祭酒邢讓試和楊時此日不再得詩一首驚曰龜山
不如也颺言於朝以為真儒復出由是名震京師給

黃淳有應召
錄為白沙辨
講
白沙謂道之
一職在人
不
二言語絕意
著述有詩云

事申賀欽聽其議論即日抗疏解官執弟子禮事獻
章既歸四方來學者日進廣東布政使彭韶總督朱
英交薦召至京令就試吏部屢辭疾不赴疏乞終養
授翰林院檢討以歸至南安知府張弼疑其拜官與
與弼不同對曰吳先生以布衣為石亨所薦故不受
職而求觀秘書冀在開悟主上耳時宰不悟先令受
職然後觀書殊為先生意遂決去獻章聽選國子生
何敢偽辭釣虛譽自是屢薦卒不起獻章之學以靜
為主其教學者但令端坐澄心于靜中養出端倪或
勸之著述不答嘗自言曰吾年二十七始從吳聘君

他年倘遂投
閒計只對奇
山不著書又
曰莫笑老慵
無著述真儒
不長鄭康成
病草執門人
張詡手曰出
宇宙者子也
蓋象山宗指
又傳于張云

學於古聖賢之書無所不誦然未知入處比歸白沙
專求用力之方亦卒未有得於是舍繁求約靜坐久
之然後見吾心之體隱然呈露日用應酬隨吾所欲
如馬之卸勒也其學灑然獨得論者謂有鳶飛魚躍
之樂而蘭溪姜麟至以為活孟子獻章儀幹修偉右
類有七黑子母年二十四守節獻章事之至孝母有
念輒心動即歸宏治十三年卒年七十三萬歷初從
祀孔廟追謚文恭

愚按白沙宗象山者也象山讀古書宇宙二字解
者曰四方上下曰宇往古來今曰宙忽大省悟曰
宇宙內事乃已分內事已分內事乃宇宙內事白
沙曰所理無內外無終始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

言所以無者道也至近者心也
所非神藏而後發也
而神藏而後發也
昭靈之靈者天即地古謂今道之精氣但反求之存得這昭
吾心知其不測真傳其教人宗指曰去耳目皆我後離之揆
耶乃其測真傳其教人宗指曰去耳目皆我後離之揆
全虛圓非六經皆外陳何支離伊不超也陸以宇彌綸若六合
曰糟粕之窮理有子之義言我舍書夜也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緒歸求窮理有子之義言我舍書夜也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子格物論語有子之義言我舍書夜也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為以論語有子之義言我舍書夜也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事監說為即其所謂道橫說即其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也監說為即其所謂道橫說即其所謂宇陳語若六合
節夫吾儒講求聖道陸語未喻後讀陳語若六合
宇宙二儒講求聖道陸語未喻後讀陳語若六合
自茲以性愚初聞分殊合要理會其言皆發明象一
此構柄更何事上萬化我出而宇在
一柄更何事上萬化我出而宇在

之而致虛守寂以立其本則無動非神所謂藏
心而致虛守寂以立其本則無動非神所謂藏
而後發也湛甘泉為至至無動非神所謂藏
思也然白沙身言知至至無動非神所謂藏
欲于近思其可通乎白沙身言知至至無動非神所謂藏
無極太極似道亦不通乎白沙身言知至至無動非神所謂藏
南亦窺見此道亦不通乎白沙身言知至至無動非神所謂藏
空見其言靜中養出端倪倪又言無時而後發是將此
道理來安排作弄謂不端倪又言無時而後發是將此
傳是四書六經一不足載道矣所必言者有盡而
無盡不窮人物我皆然敬齋氣則廷生必言者有盡而
資生不窮人物我皆然敬齋氣則廷生必言者有盡而
下學故不覺流于黃老反以然張廷生必言者有盡而
儒註為煩贅而欲一無所切虛無以聖賢禮義為太嚴先
而動如以手捉風于無所切虛無以聖賢禮義為太嚴先
公曰如以手捉風于無所切虛無以聖賢禮義為太嚴先
望以至此意達公莫寔于理而高自致虛皆不可有而
可續羅整菴云所云自南而高自致虛皆不可有而
理會夫猶未嘗野會白沙狂而先已不足河津獨而未免
龍統顯預呂涇野會白沙狂而先已不足河津獨而未免

蔡云是白沙
確評

餘以愚觀之白沙脫然于勢利之外物欲不入其
胸觸處皆有為飛魚躍之趣其於聖門與曾皙之
春風沂水同一襟期也忽視下學一意虛靜真孔
子所謂狂簡不知所裁者與以白沙之賢使得聖
人以裁之則必無過中失正之弊其所成就曷可
量哉

錄明史羅欽順傳

羅欽順字允升泰和人宏治六年進士及第授編脩
遷南京國子監司業與祭酒章懋以寔行教士未幾
奉親歸因乞終養劉瑾怒奪職為民瑾誅復官遷南
京太常少卿再遷南京吏部右侍郎入為吏部左侍
郎世宗即位命攝尚書事上疏言久任超遷法當疏
通不報大禮議起欽順請慎大禮以全聖孝不報遷

南京吏部尚書省親乞歸改禮部尚書會居憂未及
拜再起禮部尚書辭又改吏部尚書下詔敦促再辭
許致仕有司給祿米時張璁桂萼以議禮驟貴秉政
樹黨屏逐正人欽順恥與同列故屢詔不起里居二
十餘年足不入城市潛心格物致知之學王守仁以
心學立教才智之士翕然師之欽順致書守仁畧曰
聖門設教文行兼資博學於文厥有明訓如謂學不
資于外求但當反觀內省則正心誠意四字亦何所
不盡必於入門之際加以格物工夫哉守仁得書亦
以書報大畧謂理無內外性無內外故學無內外誨

同時徐養齋
駁之云愚觀
記曰人生而
靜天之性也
感于物而動
性之欲也物
理雖具于心
而寔散于事
心意中似不
可着物着則
不能靜虛而
物其物矣至
謂正其物之
心誠其物之
意致其物之
知德焉有舍
已而于物上
反用如許工
夫哉

習討論未嘗非內也反觀內省未嘗遺外也反復二
千餘言欽順再以書辨曰執事云格物者格其心之
物也格其意之物也格其知之物也正心者正其物
之心也誠意者誠其物之意也致知者致其物之知
也自有大學以來未有此論夫謂格其心之物格其
意之物格其知之物凡為物也三謂正其物之心誠
其物之意致其物之知凡為物也一而已矣就三而
論以程子格物之訓推之猶可通也以執事格物之
訓推之不可通也就一物而論則所謂物果何物耶
如必以為意之用雖極安排之巧終無可通之日也

又執事論學書有云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致吾
心良知之天理於事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
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各得其理者格物
也審如所言則大學當云格物在致知不當云致知
在格物與物格而后知致矣書未及達守仁已歿欽
順為學專力於窮理存心知性初由釋氏入既悟其
非乃力排之謂釋氏之明心見性與吾儒之盡心知
性相似而寔不同釋氏之學大抵有見於心無見於
性今人明心之說混於禪學而不知有千里毫釐之
謬道之不明將由於此欽順有憂焉為著困知記自

號整菴年八十三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莊

愚按羅整菴辭冢宰之命不拜而歸杜門掃軌二
十餘年潛心于格物窮理之工夫謂人之心靈
本無不誠而不可盡格天之下物為疑是豈嘗
今學不徒動以不能盡格天之下物為疑是豈嘗
用其功徒自誣耳如論語川上之嘆又中庸何
躍之旨孟子曰自是而造物之功而莫以之也
言發育萬物自是而造物之功而莫以之也
於此精思有得天造物之功而莫以之也
無遺矣所謂窮理者豈積累貫通耶如整菴說
謂之格物窮理乃能積累貫通耶如整菴說
物之一源矣俗學以博溺心玩物喪志故象山
易簡工夫之說陽明喜其直捷因以大學致知
致良知格物為正其誠至易則博學而慎思
天下整菴開之謂此理誠至易則博學而慎思
明辨篤行廢一德之不可循此五者正所以
簡也苟厭學問之煩欲徑達于簡之域是所
謂易簡耶好高欲速學者通病此說適接其所
蔡云扶王學

之樂惟此最
得其平

害道甚矣蓋其初見禪家証道歌以為其理神妙
後于吾道有得因悟禪學所見三曰空曰覺曰
吾人性之寔理謂釋氏言性有室空即虛也既
欲人盡離諸相而契其所謂覺即空也覺性既
相即空而契其所謂覺即空也覺性既欲得其即
空相洞徹神明無方神即靈也此其明心見性之
說與吾儒盡心知性相二語剖析甚明整菴謂程
子釋氏本心吾儒知性二語剖析甚明整菴謂程
氏有見于心無極性命之理然後援儒入禪之說
愈不得以繼而亂真洵中流砥柱矣

錄明史蔡清傳

蔡清字介夫晉江人少走侯官從林珙學易盡得其
肯綮舉成化十三年鄉試第一二十年成進士即乞
假歸講學已謁選得禮部祠祭司主事王恕長吏部

重清調為稽勲主事恒訪以時事清乃上二札一請振綱紀一薦劉大夏等三十餘人怒皆納用尋以母憂歸服闋復除祠祭員外郎乞便養改南京文選郎中一日心動急乞假養父歸甫兩月而父卒自是家居授徒不出正德改元即家起江西提學副使寧王宸濠驕恣遇朔望諸司先朝王次日謁文廟清不可先廟而後王王生辰令諸司以朝服賀清曰非禮也去蔽膝而入王積不悅會王求復護衛清有後言王欲誣以詆毀詔旨清遂乞休王佯輓留且許以女妻其子竟力辭去劉瑾知天下議已用蔡京召楊時故

事起清南京國子祭酒命甫下而清已卒時正德三年也年五十六清之學初主靜後主虛故以虛名齋平生飭躬砥行貧而樂施為族黨依賴以善易名嘉靖八年其子推官存遠以所著易經四書蒙引進於朝詔為刊布萬歷中追謚文莊贈禮部右侍郎其門人陳琛王宣易時中林同趙逸蔡烈並有名
愚按蔡介夫飭躬砥行動遵古人所著易四書理邃而正其學初主靜後主虛以虛名齋或疑其與白沙陽明一流弊竊謂介夫之虛蓋取成象若子以虛受人之義咸九四貞吉悔亡所以貞者虛也繫辭所謂天下何思何慮是也反是而憧憧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是也反是而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不虛則不貞大易所謂虛以懼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是也蓋大易所謂虛以

至無而恣含至有非若異端之空虛舉萬有而強
使之無吾儒之靜亦寂以裕感之本非若異端之
靜竟寂滅而無有也是不可以不辨

國朝陸隴其

參柯崇樸撰傳

陸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唐宰相陸贄之後宋末
有陸正以學行聞元初屢徵不起正曾孫宗秀以賢
良徵明仁宗召見賜鈔幣還傾粟麥賑飢子珪亦兩
出谷以賑賜廸功郎珪孫溥豐城縣丞嘗夜督運過
采石舟溺跪祝忽止旦視有水符裹三魚塞之人以
為盛德之祐溥子東遷居湖上築堂名三魚三魚堂
集之號以此東四世孫瀨瀨長子燦崇禎甲戌進士

濟南府推官戊寅歲被兵闔門殉難三子元繼室曹
氏生先生幼聰慧六經子史上口輒成誦少長專意
洛閩之學於科名仕進泊如也家貧授徒嘉善館樓
下將圯作危樓文以見志康熙丙午舉於鄉庚戌成
進士需次里居益肆力於學居敬窮理並致不偏乙
卯宰嘉定邑民多逐末競奢侈地不產米漕糧例任
他邑而代輸其折色徵銀加倍積逋盈萬先生至曰
民不輸賦以貧故也譬如少年以遊冶傷其元氣不
能服勞為父兄者禁其遊冶則元氣自復今但當禁
其侈惰則民不貧而賦可完矣乃痛切教戒躬勤儉

以先於是俗變民裕立甘限法屆期爭先輸敲打不
事而賦集大賈汪姓素橫其僕占賣薪者妻遣役捕
得以妻還賣薪者諭汪以自新汪感泣自是不敢犯
市鎮惡少朋比為奸先生盡廉得其名不匝月悉解
散有首其子不孝者涕出自訟曰我德薄令汝父子
至此各感泣去有兄貧貸於弟不應取弟物以去弟
以盜報訊之乃其弟婦翁所為痛懲之並責其兄弟
不友不悌咸服而退折獄不甚拘於律以至情相感
動胥役向以千數去者過半巡撫馬公慕公咸重先
生治行丙辰以晉撫議抽市肆錢一年佐餉例不及

卷舍先生如例造冊報徵慕公不悅疏言時方多事
談令當列侍從從容諷議非應變才部議遂引才力
不及例降二級調用嘉民大駭罷市日號巡撫門乞
留因再疏請復未及下適邑民張與汪訐訟赴理汪
夜遇盜傷歸語其弟曰張殺我言訖死汪弟遂以仇
殺控先生以仇盜未明報隨緝獲真盜七人讞上部
議以初報為諱盜草職邑益大震耆老士紳悉詣督
撫為辨卒莫省里民以薪粟餽者屬至遠鄉民刻木
祠之人士競為詩文彙為公歸集總憲魏環極抗章
言先生寬再疏舉廉吏十人先生與焉有 旨復原

官會丁父憂服闋郡縣敦迫乃起癸亥冬補靈壽令
靈最饒瘠易患水旱近畿輔多徭役俗強悍善鬪輕
生先生力言於上官非大卹民力不可時派運上供
石灰驟車五輛民不能供先生以去就爭之乃從輕
減邑北負太行南濱滹沱多不毛之土兩奉旨蠲
徵後言者復申隱地處今之例州縣畏罪令民首報
由是相戒不敢墾先生揭示遍曉於是逐漸墾闢在
任七年不報一畝邑額丁萬四千有奇先生審丁虧
額一千五百餘益前令以溢額為功攤派包賠之累
日甚先生具以寔聞上官積弊乃除巡撫于公成龍

咨訪利弊遂條陳六事一春夏之餉請緩征至秋成
一墾荒請有司得便宜以熟補荒一水利請司農度
其費今年舉行一積粟請將墾荒及河淤之穀存留
本處備荒一酌復存留書辦工食心紅紙張脩宅家
伙及供應上司過往等類謂主計者惟知復一項則
費一項之金錢不知裁一項則多一項之掣肘掣肘
之害層累而下恣皆小民受之小民疲憊逃亡其害
仍自國家受之一審下不宜溢額果有丁盛而額溢
者宜命有司留為積穀之用不必入額有缺即以此
補之無溢而缺即報上蠲免厥後並丁於地以康熙

五十年為額滋生人丁永不加賦未必非先生發其
端也已巳夏旱秋大風隕霜殺禾邑飢民二萬三千
餘奉撥帑金三千兩府檄以限單不許踰額先生不
顧盡散之躬為部署夜以繼日先是 仁皇帝問天
下清廉官如于成龍者幾人九鄉等以直隸巡撫格
爾古德部郎范成勳蘓赫江南學道趙崙揚州知州
崔華兗州知府張鵬翮靈壽知縣陸隴其對嗣巡撫
格薦先生清操愛民庚午夏科道員缺 上諭各舉
所知於是尚書張敦復總憲陳說巘兵部侍郎李厚
菴禮部侍郎王昊廬交口論薦奉 旨行取先生念

靈邑頻年飢饉雜稅泛徭未盡除減悉為申請臨行
邑民哭送者無數監碑志遺愛如去嘉定時是年秋
補四川道試監察御史上疏曰臣官畿輔久知畿輔
之民情邊山一帶荒多熟少康熙十二年後軍興緊
急雜派繁多民困滋甚上年畿輔荒旱寔異尋常初
奉 上諭二十八九上半年糧盡行蠲免後因部議
分別不准概蠲百姓甚苦撫臣不得已題請帶徵雖
今歲秋收稍稔既徵其新復徵其舊恐非積貧之民
所能堪也湖督以撫臣在任守制請先生上孝道為
萬事之本疏曰臣聞九卿科道會議湖撫于養志在

任守制一事依違不斷臣竊怪之夫治天下不可不以孝易明也在任守制非所以教孝易明也天下當承平之時湖南又非用兵之地無藉乎在任守制易明也臣不知議者以養志為何如人其非賢者耶固不當使之在任守制矣如其賢者耶則必不肯在任守制矣皇上一日所行天下萬世奉為法程此風一開皆將援以為例綱常名教至此敗壞湖南一省則而倣之不復知有父母更無論矣尋有旨如疏言辛未夏上以久旱諭諸臣會議直陳利弊先生遵上三議一言直隸被災帶徵錢糧當急豁免一

言編審人丁宜求均平一言捐納保舉之法斷宜停止又上疏曰捐納一事因一時軍需孔急不得已而暫開復恐其賢愚錯雜故立保舉之法以防之近因大同宣府運送草豆并保舉亦許捐則與正途無別且保舉必有清廉字樣方為合例若許其捐則是清廉之名可捐而得也若捐納先用之人皆奔競踈進近日督撫既不保舉又不叅劾久踞民上其荼毒小民當何如竊以為不但保舉之捐納急宜停止且保舉之限期更當酌定乞勅部查捐納之負到任三年無保舉者即行開缺聽其休致庶吏治可清及奉

音同往會議又力爭之時大兵草豆需用孔急富室
儲資希進內外諸臣由捐納者群起大譁部議以先
生擢執資格致悞軍需擬革職謫奉天安揮時庶常
張君昂惟恐遽去即日執贄為弟子先生泰然處之
將促裝就道上心知其無他特原宥之俾仍舊職
是年冬試俸滿遂從改調歸屏居湖口足跡不至城
市讀書課子茅屋數椽不蔽風雨布衣蔬食晏如也
先是嘉定罷歸就館工部席君家至是又懇延先生
欣然復往課徒不倦臘月館歸偶感寒疾卒年六十
三明年奉特旨視學江南大學士王熙奏隴其已

故上嗟歎久之長子定徵先生卒次子宸徵初
繼仲弟未卒前命季弟以次子繼而宸徵仍為先生
後乾隆元年賜謚清獻贈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
先生之學悉本朱子謂窮理不本居敬則玩物喪志
而失於支離居敬而不窮理則將掃見聞空善惡其
不墮於佛老以至師心自用猖狂恣肆者鮮矣自姚
江倡良知之說鼓動一時而聖人下學上達之法決
裂破壞其害至今未已故學者必尊朱子黜陽明然
後是非明而學術正著學術辨三篇又與湯潛庵范
彪西書往復辨論在靈壽時率五日一至學宮集諸

生講四子書諄諄于義利邪正之辨謂今日為世道
計必自羞乞墦賤壘斷闢佛老黜陽儒陰釋之學始
天性孝友迎養封公於嘉署罷歸後以行取入都不
獲視含殮為恨幾不欲生服闋猶不忍肉食居喪不
作佛事友愛兄弟雖堂後如一祖殯未舉獨任之親
戚無後者為之殯少壯時能飲酒不亂以仲弟有酒
過絕飲以化之性情謙謹和厚善氣襲人待僮僕煦
煦如子弟居官守正不渝忠愛迫切於民生休戚抗
言極陳無稍顧忌始以戇直結九重之知終以激
烈與世齟齬不獲大用與朱子出處亦無異焉為令

時嘗以公事至都門政府欲一見之接浙而行即魏
公環極薦先生於朝亦不先自私謁其履蹈不苟如
此生平闇然自修不尚文采詩古文詞尤不屑為然
淹貫經史義理精粹發為文章皆昌明博大純正有
體所著有靈壽縣志松陽請義困勉錄續困勉錄點
勘四書大全及評選國策去毒五十篇一隅集俱刊
行所遺問學錄一篇日鈔二十卷其著述散軼在人
者有先生族祖蒿菴令子直方先生從子禮徵暨門
人侯開國席漢翼漢廷等輯為十八卷名曰三魚堂
集先生每以世之濫刻文集者為戒以為司馬之癖

蔡云只求自信當連上句說下方無弊陸王却是自信太過

相如之俳猶見譏有道况下此者惟不欲以文見故其文皆載道非同虛車也謹按柯君崇樸狀為之傳愚按稼書先生去明季王學盛行未久獨斷然以謂陽明之居敬窮理為宗大善疾呼以斥之知覺為性其所謂良心知所謂天理無善惡即佛氏之非從禪之寔託儒之名龍溪心齋近溪海門之徒從而遺法滅裂無餘聖人復起而風俗隨之涇陽景逸起而明祚以弊邪其說詖行為之稍變猶未之能盡其根入門工詐夫言盡心然後謂痛切矣論高子之言一貫是學記所謂七舍小樓不見六合皆心行狀所謂格物因兀坐坐必旅日者誠不定叟滅介陽明範園烏足未可議之又說故范彪西秦定不諄諄詳論非好辨也惟在利已其一端我輩當寔寔于本分當知當行上討論

勇為只求自信不圖人知真可作座右銘孟子一先生距楊墨而必以點梁王言利為開卷第一義田未免氣浮而踈詳味先生覺此書非謂洽不顧喪志以而隨聲附和以攻王學正如今羅隱世道計樓櫓之屬當移向內用耳故先生謂今日為世道計必自羞乞墻賤壘斷闕佛老點陽儒陰釋之學始先之邪正異同壘斷徐審而決擇之也何明而後學術之邪書本程篁墩道一編以朱子也答叔初無會諸心以立其本有日用間觀此詞初無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即程子善學者却于手朱子本意是言致知博觀之弊教以端倪發功寔本孟子觀之識擴充之旨與禪定而致擴充之功王遂假此近識擴充之旨與禪定而致擴充之功夫猶在不可謂晚此陳清瀾所据以駁陽明願

尊卑錄

卷二

五

倒年而固當然悞以二書為專說心與象山不謀
 而合而稼書先生答秦定叟亦指答叔京書為朱
 子四十年前出入佛老之言與延平子看則失朱
 子向來講學重在察識及針砭叔京徒靠書冊本
 指朱止泉議其輕評朱子不為過矣竊攷朱子初
 師籍溪屏山理會箇昭昭靈底禪果去扣僧講初
 求自言年十五六時嘗留心于此及年二十四見
 延平先生說不是猶疑延平未理會得延平只教
 看聖賢言語日復一日尚書謂聆先生之教一釋
 說破綻百有出所自安欲復求之君子之教初二
 年來心獨有答汪尚書復之先生之教初二
 不可得矣細看語類文集諸條可知朱子遂其初
 人便識破言禪答叔京書年近四十安得復有出
 佛老之言乎

